


# 爱情向左

伍子泽 著

重庆出版社



# 爱情向左

伍子泽 著

重庆出版社

## 序

与其说这是一本创作集，不如说是一个人的编年史，什么陈年烂谷子的事件想法都有。要读者陪自己走上一段疲惫乏味的旅途，当然极为不妥，于写作的一方，却篇篇有保留的必要，各个阶段的形态用文字的福尔马林浸泡着，成为供专业人士作研究之用的个例标本。

序	
老屋 .....	001
天才与垃圾 .....	004
厄运当头 .....	008
蓝领六年随想 .....	012
文学的出路 .....	018
捕鼠记 .....	027
甘坊印象 .....	031
花花公子的爱情观 .....	039
论皮 .....	047
假如我中了五百万 .....	051
我为何不向乞丐施舍 .....	055
一封荒诞的情书 .....	059
商人和艺术家 .....	065
过时的女人 .....	069
论幸福 .....	074
自画像 .....	090
论笑 .....	101
克隆人与自“我”的危机 .....	109
恐怖片中的恐怖 .....	117
关于书 .....	131
青春 .....	136
从章子怡饰演艺伎说开去 .....	140
论老年之可厌 .....	147
爱情向左 .....	150
足球是艺术吗? .....	153
摩肩接踵的失败者 .....	160
宛若平行线般的人生 .....	171
名分与所有权 .....	178
艺术的娱乐与娱乐的艺术 .....	187
一位外行眼中的儒家学说 .....	201
传统的胜利 .....	209
没有职位的公务员 .....	213
从多余的人到广义上的失败者 .....	216
我又不是全才(代后记) .....	259



我又来到老屋，这回全不是往常所见的样子：大件东西已经搬出，屋里空荡荡的，地上尽是碎砖和布片。几件小孩的玩具，放在门旁的角落里。墙上年复一年斑驳的旧画——岳飞和红灯记，都挡不住岁月的腐蚀，早已破烂不堪了。本来阴暗潮湿的屋内，更显出寒碜的模样来，舅舅在阁楼上窸窣窸窣地挪动东西，木板压得咿呀咿呀的响，灰尘扑扑的直飞下来。看到这个景象，思绪就飘忽不定。对于老屋，我再熟悉不过了。对于窗外的竹林和土墙，也再熟悉不过了。可是熟悉的一下子变化着都涌到眼前，又都觉得陌生起来，老屋属于已经远行的日子，不会再回来了。

老屋是黑的砖、灰的瓦、白白的石板、乌黑的木梁，错落搭配成的一间大堂屋。有人说建筑是一段凝固的音乐，我想老屋就是很早时候流传下来的一首纯朴的民谣，在清晨与黄昏里吟唱。随着岁月的流逝，砖瓦空隙处的枝叶和草也渐渐地多了起来。老屋和周围的房屋一样，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有着不寻常的沧桑和坎坷，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空闲时老人讲些关于老屋的传说，我和小伙伴搬了小板凳围坐着听。村里最有发言权的要数老屋，有大事都要在老屋决定下来，给老屋蒙上一层庄重神秘的色彩。老屋很老了，但在我的记忆中，老屋是一口水井，冬暖夏凉，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乡人。

我童年大半时间是在老屋下度过的。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大人都出去干活，整个屋里非常寂静，阳光从天井照进屋内，光线分明，宛如一帧精美的黑白照片。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看来往的人们，白日里的安静

不同于黑夜的安静，白天的安静有一种张力，好像随时都可以击破它，甚至一两只鸟飞过来“喳喳”地啄食地上的食物。农村的冬夜又有不同的韵味，更显得寂寞更显得冷，几只狗在时远时近地吠叫，黑暗中听得十分清楚，带有几分落寞和寂寥。八九点钟，大家吃完晚饭坐在一起烤火说话，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灯芯上一点黄红的光从小到大跃动着扩展开来，在小屋里荡漾。大家对着灯火谈些天理公道，人心长短的话。白天人们辛苦地劳作，晚上在寂寞中度过，就是这几次好像要熄灭的光芒，才有力量聚集人们的情感和希望。有时有一句没一句地问长大后孝顺不孝顺的问题，可是不能持久，我会在这质朴的教育中躺在外婆的怀中朦朦胧胧地睡去。再由外婆抱放到床上去，手里还捏着纸板之类的小东西。现在往事像一盏小小的油灯，在记忆深处里燃烧，我再找不到比这更坦实、更舒适的地方了——带有稻草香的木板床。夏天夜来得慢，地上的热气涌上时夜色笼上整个乡村。双抢的人陆续地回家。劳累了的年轻人有时会利用有限的时间打打扑克，消除白日的疲劳。在他们眼里，小孩当然不受欢迎。但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吸烟、打牌，听他们海阔天空地谈天，总觉得有趣。满天的星星像天的野地里开放的各式的野花，在夜风中摇曳。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了，在拥挤的城市屋群里，我却再也见不到那么多而且亮的星星了，夜风中的萤火虫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有月的夜晚，会从屋这头跑到那头和月亮捉迷藏，还听说月亮上有棵桂花树，树上有个砍树的老人，树砍了又长，长了又砍，现在那个老人还在砍树，没有个止境。在我无知的心灵里，会产生各种的疑问和缤纷的梦想，但却不会写出风花雪月的诗句来。

可惜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童年的梦想也像光阴一样飞快地逝去了，我现在知道了许多儿时不能解的问题，也少了许多童年的乐趣。许多童年的伙伴，有的还在读书，有的早已干活，见了面往往说不上话来。原先在老屋的人，现在看我已是另样的眼光，因为我不复天真单纯，也不复在农村生活了。

我是在老屋的庇护下成长的，家里没人的时候，我一个人害怕得哭，有邻人给我吃的东西，止住哭声。有些东西我再没有勇气拿来吃了，

虽然有忆苦思甜的说法，但其实很多东西，在当时不认为是苦的，却认为是香甜的。为什么要人为地糟蹋这种美好的感觉呢？后来上了小学，半通不懂地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收晚禾的时候，也想和其他孩子一起去拾禾穗，舅舅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个篮子，并用毛笔写了“徐小军用”四个字，于是那篮子陪我度过了一段天真的季节。后来见到篮子，早已破烂了，字迹还在，已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舅舅问我是否记得，我很清楚，也知道这曾赋予我幼小心灵里的自尊。我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一切飞也似的往事只能增加今后的忧伤。有一件事，使我感到老屋还在风雨中注视着我：有一次舅舅去了次景德镇，回来妈妈去看他，带回两个瓷猫给我，跟我讲了一件事，听外婆说是给我的：“以后小军结婚时摆在桌上，多好看。”妈妈说到这里时笑了起来，可是在我，就不能再用简单的目光看《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描述大堰河希望坐在艾青的喜宴上，听媳妇叫她婆婆的诗句了。老屋虽然不复遮风挡雨，可是依然牵挂着我这漂泊的游子呀！

外婆到底筹划着新房的建造了，其间受了许多挫折，挖地基的时候，我去送过面条，有人开父亲的玩笑，“你家少爷这么大了，还要你动手。”我被这玩笑弄得脸红了。看到建造好的新房，惭愧没出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外婆家搬进了新房。也不很留恋老屋，只怀念老屋的人和事，我看到建新房的辛苦，也看到住新房的高兴，这些使我想起老屋当年的模样。其实只是我太敏感了，新房不也有青的砖，绿的瓦，低低的门槛吗？不也有讲故事的老人，也有像我一样的孩子吗？他们也是当年的我，无忧无虑地欢笑着，将来一定也有纯真的回忆的。罗大佑有一首《鹿港小镇》的歌，结尾唱道：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保用，世代代传香火。

新房老屋，匆匆间，许多好时光，匆匆间，不曾问过谁为什么变化。什么时候，我能又坐在老屋的青石门槛上看着太阳从一个方向升起，又从另一个方向落下呢？





## 天才与垃圾

一线曙光从云层深处迸出，给云层嵌上耀眼的光弧，缓慢而又执著地向前推进，黑暗如冰块一样慢慢地消融在萌动的光明里。天才就是一线曙光，起初光线虽然微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持久的光源能穿透厚重的黑幕，指引人们走向光明的发源地。人们穿行在漫长的时间隧道之中，然而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要到哪里去？感觉只有火车与铁轨碰撞的声音。人们是否生活在沉闷的空气里，是否有蓬勃的生命，是否有真正的呼吸，重要的是有没有天才——黑暗中孕育的强有力的光明。时间大海中汹涌的浪涛终究会吞噬没有天才的历史，归于无穷尽的永恒，像任何一粒漂浮的细沙。

一个时代需要与不需要天才，和一个时代产生不产生天才是两回事情，和平的时代需要天才，动荡的时代更需要天才，如果以有无天才来衡量一个时代的伟大与否时，多灾多难的时代往往也是伟大的时代。由于很少人行走，天才的道路长满了荆棘。他们常常被扎得鲜血淋漓，在旷野中发出痛苦而又寂寞的长啸。如果说时间是河流，在人类社会的堤岸中不停地奔流。天才就是观阅河流的人，能够察觉文明从哪里来，又将往何处去，发现它的困惑与不安，预言它的向往与希望。所有的人都在平面镜围成的城堡里生活，镜中显出无数层层叠叠的假象。人们迷惑其中，以为它是天空，以至于盲目地生长，天才是偷偷跑出城堡的人，看到了真实的阳光和天空，生命的气息扑面而来，新鲜的思想充斥着大脑。他砸碎平面镜，让外面的阳光照射进来，让畸形的生命看到明净的





天空。如同天文学家发现未名的星辰，如同淘金者发现金矿的脉源，时代也有发现天才的幸运，离开天才的时代将是苍白的时代，离开时代的天才也将是懦弱的天才。

要多少垃圾才可以产生一个天才，要多少怪诞的想法才可以得到一个真理，要多少次优胜劣汰才可以筛选出一个优秀的民族。天才从垃圾中汲取养料，发芽、生长，直至成熟，这正是垃圾存在的唯一价值。人们以为天才最需要的是丰富的营养——良好的教育和自由的空气，他们不知道垃圾也是天才的沃土。垃圾是古老的岩层，只记载岁月的痕迹，天才则是新鲜的植被，昭示未来的生命；垃圾是浅薄的低谷，永远孕育不了恢弘的回声，天才则是凄厉的烈风，横扫一切破落的瓦砾；垃圾是肥沃的燃料，静待着毁灭性的再生，天才则是骄傲的火种，引燃一切猥亵的生灵，垃圾在无情的火焰中成灰、化尘，而火种和着使命跃入诱惑般的烈焰中去。但是天才还未成其为植被、烈风、火种时，垃圾却清醒地知道，天才的生长正是垃圾自身的灭亡。垃圾会压抑、扼制他，天才的雏形要么坚强不屈，成为风雨中的破旗；要么成岩、成谷、成潮木，继以琥珀的命运，虽然还能见其原形，却早已失去了蓬勃的生命，奔泉变成冰川，烈火变成死灰，只好在一旁的角落里，等待复燃时产生的瞬间的美丽。天才的成长是非常曲折与困难的，随时可能枯萎和夭折，变成任何一个平常的生命。就像一本不朽的名著，是以浓缩大量的人生精华发酵而成；就像历史之车能开至今日，是以千万人类血汗和泪水来洗涤和发动。得到一个伟大的天才，往往也是以埋没成百上千的未成形天才来为其代价！真理的脚步能接受时间的考验，却无法抵御世俗的诋毁，天才的翅膀能迎接暴雨的冲洗，却无法抗衡庸人的攻击。从这一点上来说，天才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是锋利的耙犁下残存的一条蚯蚓，是无情的霜雪后再生的一颗新芽。

垃圾是长存的，天才只是瞬间，天才是弱草，扶摇于无助的旷野；天才是轻舟，漂浮于汹涌的浪尖；天才是流星，瞬息地划过黑暗的苍穹；和天才相比，垃圾却茂盛繁密、代代不息。人类漫长黑暗的历史，正是靠人性价值的一点亮光得以照亮，它既是手上的一盏探路灯，也是前方的一



盏灯塔。而这只能在天才的思想中得以体现，任何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严正的学者都要俯伏在其面前，仰望一点点的微光，靠其照亮、靠其指引。雄狮牵挂的是浩莽的森林，苍鹰留恋的是广阔的天空，天才忧虑的则是未来的世纪。常人的工作只是在废墟上建立废墟，在破落的城墙上做一些修补的工作，得到一些喧嚣的尘灰般的喝彩。这时候，天才却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修筑着世纪的里程碑，使后人不至于迷失了方向。天才完整的人格就像光辉的太阳，在时间的长河里，放射出灿烂的人性的光芒。从生存意义上来讲，天才是孱弱的，任何一个意外都可以使他夭折，从人格意义上来讲，天才是永恒的，任何污蔑和攻击，都无法抹杀他万分之一的亮光。

正如珍贵的往往是稀少的，天才的价值与命运恰恰相反，天才正在这条真理的一个极端。价值越是不朽，命运越是多歧，天才总是要遭到同时代人的攻击，他们的长啸无异于困兽的嗥叫。当历史对这些叫声发出回声时，巨人却早已化成枯骨，坟上长满了青草，遭受行人的践踏了，天才的理论在他们看来比一切地震火山还要可怕，害怕原先所依靠的地基在一天之内深陷倒塌，而自身便在废墟中埋葬。很多天才在当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好像是不相干的生命，在各自的角落里自生自灭着，得不到任何的爱护和怜惜，他们的狂傲的个性与天才的思想无法一同自由的飞翔。然而几十年后，甚至几百年后的人们却在天才的笔记中发现，那时正在努力或者刚刚想到正在苦苦思索的事情，天才早已在人们要迷失的十字路口竖了一块路标，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上帝只问播种，不问收获，他宁可关心千百个平常孩子的成长，却不去问一个天才的安危，只有当平常孩子在慌乱中失去主张，找不到前途在向上帝哭诉的时候，天才才立于世人之外，传达上苍的声音，一个人没有本领却有高贵的爵位，让人感觉很不相称，同样，天才们预言般的思想和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得天才变成畸形，人格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上帝的缺点是博爱，历史的缺点是轻信，天才总是被放置在灰尘最多的橱窗里。当人们为天才的遭遇感到不幸时，天才已经为民族的不幸感到悲哀了。然而不管当时的人们怎样疯狂虐待天才，怎样贬低他

的人格以及理论，有朝一日终将证明：天才是英雄，是国王树立的世俗的纪念碑以外的英雄。天才的复出有如日蚀后太阳的复出，历史也将为现在的愚昧付出应有的代价。天才是孤独的夜行者，向着黄昏仅有的光明奔去，终于精疲力尽地匍匐在沉沉的黑夜里，但身后的曙光已如利箭般射伤了他的心。

庸人们给浅薄的思想让出一条宽阔的大道，脚下践踏的正是天才的梦想，人们只喜欢死去的天才，他们歌颂耶稣，赞美屈原，却极端憎恨与厌恶在世的智慧者。他们已全然忘却，由于人们的愚昧历史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天才的鲜血也无法擦亮他们浑浊的眼睛，天才的鲜血与任何殉葬者的污血毫无两样。他们不了解天才，也不需要天才，只希望死去的天才像庙宇中泥塑的菩萨，享受人们低贱的膜拜和廉价的供品，却极不愿意让荒芜的头脑接受天才者的耕耘，播下一种叫做希望的生命！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与其说是一种崇高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梦呓式的幻想。

天才收割了大片金黄的庄稼，庸人们便在后面拾取散落的谷粒；天才一次次把拥挤的人群分开，他们又一次次紧扎在一起；天才建立了世纪的里程碑，庸人却还在找寻自己的足迹；天才指明通向幸福的道路，庸人提着利剑去砍伐培育幸福的道德之林。既然给予了骄傲的种子，为何吝啬炽热的阳光；既然给予了坚强的翅膀，为何没有翱翔的地方；赋予天才旋风般的思想，就再为他们盖一座雄伟的教堂！

世人都在沉睡的时候，天才仍嘶哑着呐喊！当庸人攻击的唾沫如暴雨般降临的时刻，天才仍擎着真理的旗帜前行！给天才让出一条宽阔的道路吧！把天才从深土中挖掘出来吧！让我们再见久违的天才灿烂的人格吧！让我们在天才面前掩面哭泣吧！



## 厄运当头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幻影，我为爱人流泪，为理想不能入眠。她们都曾是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所有，曾让我冲动、不顾一切地倾付些微的仅有。但现在都已经失去了意义，生命的光华趋于暗淡，宛如冬日将临时一片干枯的叶子，不待北风吹来，早已瑟瑟颤抖，从枝干的一端一步步归于厚重沉滞的泥土。每天从灵魂苏醒的一刻起，生命中细小琐碎的事就开始包围着我，荆棘一样针刺着肌肤，爬虫一样咬啮着心灵，犹如生命中的黑洞吸取着孱弱的魂灵。甚至在夜的深处，无穷的思虑惊扰着暂时的清梦，使人不得安眠。世界离我越来越远，我感觉不到了那些温暖的气息，我开心又恐惧，因为现在这些都使我窒息、脆弱而且多疑。但明明在不久的以前，曾经我还非常留恋现在看来是潮湿阴冷的记忆。哪一个更真的我呢？现实构筑的世界，个人的轨迹显得单薄而又美丽，所有的努力像飞蛾在蛛网上无谓地挣扎，在悠悠逝去的光阴里，慢慢地耗尽青春，失去改变世界的勇气。于是人们从此自私、冷酷无情，变得像未出生的鸡雏珍惜外壳一样保护自己。大家可以看你笑，看你哭，看你欢乐，看你心碎，却没人不在乎你，你的一切只是你的，丝毫无法渗入别人的心灵。偶尔的嘘声和喝彩，也只是出于他们暂时的寂寞，像平静的水面上一点微小的水花。意义只不过是做事情时找到一个借口，继而又成为一切事情的牢笼，囚禁人的视野，困缚人本身。人们像笼子里的鸟看着一角的天空，像城堡中的囚犯看着一隅的土地。

我厌倦学界的清高，同时又鄙视凡俗的喧哗。他们的表演使生命

游离于它的本意，从而让人不去珍惜。在他们清一色苍白的面孔前，我不得不戴上头盔，穿上沉重的铠甲，像隐士、像夜行的猫一样前行。生命本已愁闷困苦，可敬的文人们，请不要把那寂寥的汁水注入灵魂的长河吧！尤其是在那清纯的源头。你们快收起带毒汁的笔！不要再发出如妖女般感人的声音！社会已经像一个热病患者，失去了自控力，由于你们的喧嚣叫嚷，更加增加它的盲动性，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都好像搭乘末班车的旅客，生怕一时的失误就会耽搁前进的旅程。时代像一个不会游泳的落水者，慌乱的救助只会加速着它的沉没。

你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我的痛苦，那么就给一剂毒药吧！我恨我的痛苦，如果死亡都只是暂时的解脱，我又开始恨轮回说了。我的肉体是如此憎恨附于其上的灵魂，因为激起众怒的灵魂，肉体反而得不到自由，享受不到清风明月、灯红酒绿和最原始的爱情。曾经天真地想过，自己是一点烛火，能给世界带来微弱的光明，能帮助人们完成不为人知的梦想。可是我错了，没人觉得失去了什么，他们沾沾自喜，自得其乐。自己是一个最失败的施主，我的付出全然不是别人的需求，我的努力只有讥笑作为补偿。我恐惧，开始逃避现实，用笑脸来伪装完整的肉体下正在裂变的魂灵。当独自一人时我试问自己，为什么要给予呢？难道我浅薄至此吗？难道贫穷得要靠施舍度日了吗？为什么要做一件极不适合自己做的事情呢？穿着最华贵的衣服，却要在人群中乞讨；拥有最肥沃的土地，却要在别人贫瘠的土地上播种耕耘。

是的，我可以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寻找足迹，可以在无边的荒漠探求水源，但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在淡火中寻找温暖，在浅水里寻求浮力，我要寻求更高的救主，更大的光明，一点点暧昧的光芒，对我来说还不如漆黑的深夜，正是那一线光明搅得我不得安宁，反不如黑暗所能给予的安稳沉静。在现代人淡漠的微笑中、文雅的举止里，我却明明觉察到了兽的气息。我避开所有的人群，就像害眼病的人避开光明，孤独成为生命中唯一的源泉，我担心再迟一步的话，一切将被撕得支离破碎。我无法逃离社会，却又无法与之合二为一，这种不协调性构成我的悲剧。任何悲剧的产生都有一个深刻的理由，可是我算得了什么呢？一个笑



料、一个幻觉、一个精神分裂者的漫游、一个梦呓者的自白。就像阳光下一声清亮的音符，却找不到倾听它的心灵；像满弦的弓上一支锋利的箭，却找不到它的目标。

可是我又明明感到新世纪的到来，明明觉察到它轻盈而又迅捷的脚步，为什么照耀在身上的仍然是旧世纪慵懒的余晖呢？我们迄今仍然生活在一片荒漠之中，而且由于这些人的努力，把原先有的一点点文明都给扭曲了、污染了，千年的文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深重灾难。这是否是他曾扼杀其他文明的代价呢，他的排他性已使他们所繁衍的子孙失去了鉴别的能力。他们已不能分辨血与水、火与烟，不能触觉到雷霆、感知闪电，不能觉察过去和未来。上一代的文明带着厚重的尘土传到他们手中，他们只知道批判、注解，自以为是的别出心裁，但却不知道分辨鉴别，不知道吸取这个时代所需的养料，他们的意见没有任何的建设性，他们的脸上已经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软弱的特征——苍白、懦弱。他们不知道滚石已从山坡上落下，不知道地壳已从广场裂开，不知道是一栋行将倒塌的大厦，不知道是一条业已沉没的轻舟，不知道自己正处于浮冰的上面、剃刀的边缘。

当阳光一如既往地照耀在身上，它钢铁般的光芒几乎穿透了我的胸膛。藉于无边的光明，阴影才无处逃遁；藉于神奇恢弘的热量，人类才能洗刷自身的腐败，治疗创伤的心灵。我们不再做文明的奴隶，不要在文明的重负下叹息，不要迷醉于旧文明中阴暗的气息，使我们虽生于今世却形同古人。我们要在荆棘中踏出一条血路，要在深水里探到一道航程，我们要播下属于自己的种子，建立属于自己的大厦，不做旧文明的叶，而去做新文明的根，不做旧屋的瓦砾，而去做新厦的根基。旧年的偶像早已朽腐，远古的文明行将没落，我们不该是屈膝的孝子贤孙，更不应是无谓的殉葬品。生于今日的人，不该去呼吸昨日的空气，不该去述说年复一年过于陈旧的经文。在漫无星光的黑夜里，新文明的车轮已经辗上了时代的石基，熟睡的人们，在你们沉静的梦中，是否有所察觉？先行醒来的勇士们，爬上那高的屋顶，用手电筒打一束最亮的光，权当预兆文明曙光的即将来临！

本不该以这种方式发言,但我以初愈者的姿态怀着一分的窃喜嘲笑曾经的病态;又以十分的敬意,在我的白日正如在你们的夜里,像精灵一样把这些奉送给所有曾经以生为荣的人们。





## 蓝领六年随想

蓝领这个词，在中国应该不算陌生了。常常让我想起在税务工作中摸爬滚打的日子。毕业那年，刚好赶上国地分家，分配在地税，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一员，到写这些东西时，已经工作了六个年头。这六年，仿佛是学生时代奋斗失败的延续，在二十几年的人生道路上，蒙上一层阴影，使我有惨淡经营的感觉。它也许是过渡时期，也许是一生不可逾越的高度，使我不敢回顾，又怯于面对前方的路途。畏首畏尾、进退两难是六年来心态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心态的使然，常常让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所作为。

并不是说税务这个职业不好，更没怀有任何偏见。相反，它让我看清了自己，了解到各方面有很多缺点，“增益其所不能”，天虽没准备降大任于我，也使我全面进行反思。当然，那种爱把税务比作蓝天、大海一类的作者，动不动就是博大、深沉什么的，不知为骗取稿费，还是出于真心，在我不大厚道的人看来，就像把护士比作白衣天使一样，不是护士们（或许更应该是病人）一相情愿，就是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借《红楼梦》里狗儿“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的“明”言，大家对税务人员的印象，从古至今，有这一句就足够了。平心而论，税务工作并不好做，大家看到的，只是浮在表层的东西，看不到表层下的辛苦和劳累，尤其是奋战在第一线的税务工作者。

曾国藩说“好人半自苦中来”，照我的理解，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人经历的痛苦越多，他的同情心越深厚，能体贴入微地理解他人的





痛苦；第二，人只有经历了痛苦，才知道如何切实的做好人，而不会流于虚空、归于浅薄。要么，就像小飞侠一样，永远快快乐乐的，也永远没心没肺的。其实好的经验和想法，也差不多是从苦中得来：糗事、枝枝节节的事、不好向人讲述的事、刻骨铭心的事等等，这些原始的素材，经过时间的提炼风干，最后都成为心灵成长和净化的酵母。也许受的痛苦太少，远未达到升华的地步，六年的历练和挫折在我，什么都没留下，没有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好人，除了失败还是失败。铁还是铁，终究没有炼成钢。后悔在虚掷光阴的时候，已经悄悄地进驻了身体，开始咬噬残存的灵魂。今天，整个人拥有些什么呢？去掉杂七杂八的术语、支离破碎的口号、多多少少的职业病？去掉羞于见到的人、怕于回忆的事、模糊未知的将来？好像还应该留下点什么？任何微不足道的人在悔不当初的时刻，都会有挽回时光的冲动，可是到底能留下什么呢？或许只是所谓的随想罢了，在别人眼里至多只是笑柄，是梦呓，在写的人，却是在新年的喧闹里，寻找一些旧年的残泪。

既然是随想，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有益的参考，不过是兴之所来，笔之所去，有些是耳闻，有些是目睹；有时作为旁观者，有时作为参与者。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小人物的悲与喜、得与失，无非是所体验爱情的幻灭，所经历世态的炎凉罢了。以下是六年来不断检讨得来的看法，在心态的高低里见到的幻象：

男人的文凭，和女人的贞操一样，有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有时又很能说明一点问题；有时会增添无尽的烦恼，有时又会省却不少气力。它是打在身上的第二张标签（除了父母打的第一张外），这张标签几乎决定你的下半生。制式教育的全过程，就是为文凭挣扎的过程，全部的代价，是牺牲个性和丧失学习的乐趣，更严重的是心灵戕害、人格扭曲。也许你会觉得言过其实，如果有一把超越时空的剪刀，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时光进行裁剪，别人怎么想不知道，在我，第一个便把学生时代全部剪去，尤其是中学阶段，不想留下丝毫片断，包括记忆的残留。十四年的教育，在思想的上空狂轰滥炸，美其名曰是传播学问，结果只是造成知识的浅薄和灵魂的虚荣，更多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诠释。大陆学者